

立秋是一个重要的节气,有很多习俗,比如吃饺子、吃西瓜“啃秋”、吃羊肉“贴秋膘”,还有在屋檐下悬挂农作物“晒秋”。总之,讲究仪式感的人们会通过各种方式表达秋天到来的喜悦。

我家的立秋仪式比较特别,就是在这一天尝鲜。立秋还未到庄稼收获之时,各种秋天的农作物到了“半熟”的程度,此时趁着农作物正鲜嫩,来一次有意义的尝鲜仪式。

小时候,我家尝鲜仪式的主导者是父亲。庄稼未成熟时就采摘品尝,稍显浪费,所以父亲会严格控制尝鲜的量,点到为止,从不敢奢侈。

立秋这天,田里的玉米还是绿油油的,不过粗粗大大的玉米棒子,已经有了威风凛凛的姿态,里面的籽粒已经饱满,剥几个煮着吃,要多香甜有多香甜。父亲在田头逡巡良久,最后掰下三五个玉米棒子。大豆也是半熟,摸一下豆荚,里面的豆粒颗颗硬实。煮毛豆可是味道不错的美食,而且立秋后的毛豆特别香。父亲狠下心,拔下几棵大豆。

这点“秋货”太少了,完全撑不起一顿“尝鲜宴”。我们便从菜园里找美味,茄子、西红柿、黄瓜早就开始吃了,不过立秋这天,这些家常蔬菜仿佛被赋予特别的意义,每一样都水灵灵的,比平时更加诱人。母亲做这些菜的时候,格外用心。比如,平时茄子不过是做个茄泥吃,立秋这天要做蒜香茄子或肉末茄子之类的。再比如,西红柿平时一般都是炖个土豆,这天要来个西红柿拌白糖或西红柿炒鸡蛋。母亲说,这样的菜摆上桌看着鲜亮好看,衬得一桌子菜都好看了,特别喜庆。

我和哥哥仍然觉得这些美食不够,就在田野里找“野味”,野草莓和一些野菜成了我们的目标。第一缕秋风里有了丝丝凉意,我们俩在风中奔跑着。妙趣无穷的田野,总会给我们很多惊喜。现在想来,其实当时吃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关键是我们跟父母一起欢天喜地迎接秋天的到来,这种氛围让我们感到特别幸福。

所有的食材准备完毕,全都是最新鲜的。我们一家人一起准备尝鲜“宴会”。我和哥哥洗菜、择菜,母亲主厨,父亲给她递调料,热热闹闹忙活一阵,一桌丰盛的美食就摆满了桌子,色香味俱全。

“这嫩玉米真好吃,毛豆也香!”“妈,你今天做的肉末茄子真不错!立秋尝到肉味了,这是不是叫贴秋膘?”我们一边吃,一边兴致勃勃地聊着。父亲忽然感慨道:“立秋啦,好日子就要来啦!”母亲说:“咱们先尝到秋味了,真好!”我听得出来,他们的语气中有憧憬、展望和期许。我大声说:“秋天的味道是香的,甜的!”上中学的哥哥说:“秋天的味道是浓的,烈的。”父亲和母亲听了我们的话,都笑了。

逐嬉戏,其中一只用尖尖红红的小嘴,带着疼惜轻轻去啄另一只后背上的羽毛,而接受爱抚的那一个,微闭双眼,慵懒地摊开自己绚丽的翅羽……

我的目光被鸟儿所吸引,乐曲声似乎从我耳畔消失。我喜欢鸟儿灵巧的小嘴,喜欢它们多彩的羽毛和婉转而调皮的鸣叫。可是,那两只鸟儿在桃树枝叶上盘旋了几圈,就消失不见了。

那一男一女,却丝毫没有察觉到两只小鸟的来来去去;马路上急驰的车流和奔走的行人,他们似乎也视而不见。

鸟儿飞走了,我只能收回目光。我又听到了萨克斯和竹笛的合奏声,这失而复得的声音,似乎更加悠扬和婉转。

我的眼前突然一片灿烂,是阳光透过云层照在了大地之上。我看了看四周,万物如常,但一切似乎又明亮了许多。有一些光仿佛随着悠扬的乐曲声缓缓流进我的身体。我不由自主加快脚步,朝前方走去。

山虎的藤叶爬满围墙。围墙旁有石凳,石凳上坐着一个女人,女人怀里抱着一支沉重的萨克斯,面前立着黑色的乐谱架。一个吹竹笛的男人,站在女人身后。两人背对背,谁也不看谁,但是他们吹奏着同一支曲调,配合默契。萨克斯发出的声音深沉而平静,轻柔而忧伤,和着醇厚悠扬的笛声,让人沉醉。我不由自主停

那天清晨

楚秀月

感觉。我抬头四下张望,一切如常,车在驶,人在行,都急匆匆,各有各的方向。我开始寻找。我不知道这是哪来的乐曲声,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曲子,但我能听出,这声音里似乎有一座巍峨的高山,有一条澄澈的小溪,还有一群活泼而轻盈的精灵,正为天地间的一切进行着一次彻底的清洗。

我的心情一下愉悦起来,不由自主加快了脚步。到了钦谷路和高新大道的交会处,我就看到了他们。他们就在路右边的桃林里。桃林并不大,只有七八棵桃树,树也不高,却异常茂盛,枝连枝,叶盖叶,像一把绿色的大伞,密密匝匝罩出一片幽静的天地。

这里被马路围成夹角,北面是一个厂区的围墙,爬

下脚步,静静地望着他们。这两人年龄都在四十岁上下,穿着正式而精致,淡然的面部表情中隐约透露着知识分子的孤傲。我猜测他们的职业是老师,这个年龄段的人都还在上班,此时能这么清闲,极有可能是暑假中的老师。

一对不知名的小鸟啾啾着从远处飞来,在桃树枝叶上不停变换着落脚点,追

天晴的时候,我总会早一些出门上班。我知道他们一定还在那片桃树林里。我想去看看他们,虽然知道他们并不是在等我。

已经很多天了,我的心里就像住着冬日里的一窝麻雀,既嘈杂又阴冷。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是因单位里的烦心事?还是因家中的琐碎事?我无法确定。但我知道,仅靠自己我还无法改变。我需要有一种力量拉我一把,把我拉出这烦躁的漩涡。

他们就这样出现了,以“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方式。

那天清晨,我像往常一样去上班,出了小区往南,还未走到高新大道,突然,我的耳畔就响起了乐曲声。在夏日燥热而烦闷的日子里,这声音悠扬而旷远,像是一股澄澈而凉爽的小溪,轻轻流进我的心田。

这是以前从未出现过的声音。我支起耳朵,放慢脚步,仔细聆听,婉转的余音在天空中盘旋,有如天籁,让我有一种飘然欲仙的

一些人头脑中明明有很多天马行空的想法,但提起笔就不想再写了。就算他们尝试着写出来,每一句话也完全不合意,写了一半只能放弃,最终脑子里的想法白白浪费,于是这些人便自嘲为“意念型文豪”。

写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时候就算脑海中有多再多的创意,也不一定能够写出优秀的作品,但如果不试着动笔写,一定不会有收获。当想到好创意时,不要害怕自己写的东西质量低,大胆地拿起笔写出来,每次写一点,积少成多,最后一定会有所进步。

网络新词语

意念型文豪

赵芮

投寄本报副刊稿件众多,凡手写稿件,恕不能退稿,烦请作者自留底稿。稿件一个月内未

启事

见报或未接反馈,作者可另行处理。感谢支持,欢迎投稿。投稿邮箱:jwbfkb@163.com

牛博士问道

书生活

戴逸如 文并图



罗曼·罗兰说:“和书籍生活在一起,永远不会叹气。”牛博士说:“嗯嗯,你老兄说到了我的心里。”

连载

一道街的小院儿

第一季 胡同人家 下部

王传林

二十一、害人的“一贯道”听陈邵杰问,谭瑞娟抿嘴一笑,答道:“你就忍心让人家等着啊?”

陈邵杰的脸红了,随即故作镇定继续反问:“你说谁啊?”

“是——”谭瑞娟话没说完,刺溜一个大跟头,摔在了蓝瓦瓦的冰面上。一行人大笑起来,笑声久久回荡在宽阔的海河两岸。

大礼堂是一座尖顶的欧派教堂式建筑。当几个人走进会场时,发现里面已经黑压压地几乎坐满了人。运大姐把她们领到了

前排,那里特意给她们留了座位。齐秀萍把妞妞抱在腿上坐好,随后环视四周,又抬眼看临时搭成的主席台上,发现常玉科正坐在上面看向她们。

主席台上面悬挂着横幅,上面写着“坚决镇压一贯害人道,斗争反动坛主xxx大会”。台上正中和左侧各立放着一支麦克风,二道街派出所的副所长郝秀波和指导员梁淑华并肩站在左侧麦克风处,表情格外严肃。

齐秀萍她们和台下很多群众代表一样,都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场面,很多人不约而同地感到浑身发热、心跳加快,齐秀萍更是有些紧张,感觉自己的手心都出了汗。

常玉科抬腕看了看手表,站了起来。全场顿时鸦雀无声。

常玉科走到台中心的麦克风跟前,高声宣布:“现在开会。”

他环顾了一场会场,对门外高声命令:“把一贯道的坛主,现行反革命分子xxx押上来!”紧跟着,郝秀波带领全场群众代表大

声喊起口号——

“打倒一贯道!”

“坚决镇压反革命!”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中国共产党万岁!”

“新中国万岁!”

在口号声中,一个双手被反绑的人由两名警察押上台。

口号声还未停下,一位老大爷跌跌撞撞地上了台,指着被押着的人,悲愤地叫着:“大坛主,你也有今天啊!我恨不得活剥了你的皮,把你碎尸万段哪!你睁眼看看我,我是谁?我马大个子第一个要控诉你!你恶贯满盈,你的报应来得真快啊!”

老人满脸是泪,情绪激动,在台上人的安慰下,他稍微喘息一会儿,面向台下的人们开始诉说:

“老街坊们!我姓马,在六号门儿扛大个儿,今年五十多岁了,家住河东粮店街。自打民国十三年起,我们夫妻就从沧州老家到这天津卫来谋生,二十多年过去,我们一直老老实实地过日子。谁想到啊,去年,我们胡同搬来了这个‘大坛主’……”

八、登杆少年(1)

正月十四,瑞雪丰年。天津静海区农民杨文祥却高兴不起来。元宵节,是村里的大日子,这场雪来的不是时候。

登杆,是大六分村传承两百多年的绝活。往年的这个时候,他们早已接到邀约,参加市里或区里的元宵节庆典活动。疫情下,两年多杆会偃旗息鼓。憋闷已久的村民们决定,元宵节这一天,杆会将在本村出会表演。如果雪一直下个不停,明天的杆会又有点悬。

大六分村位于天津静海区南部的子牙河畔。

雪稍停,要抓住这最佳排练时间。

少年们的热情被点燃。七米的竹竿高高竖起。这是来自二百八十年前的圣物、大六分登杆会成立时最初的那一棵。祖辈们一代又一代攀援其上,手脚摩擦,汗水浸润,形成古铜色的包浆。今天,大六分村的子孙们仍然在这根竹竿上攀登不辍,仿佛在和遥远的祖先对话,同时也和他们一决高下。

大六分登杆会并没有固定的表演会员。村里的大部分

男性小时候或多或少都在会房里练过,有的家庭祖孙三代都在杆会里表演。杨文祥是大六分登杆会的会头。虽然已经两年多没有正式的出会表演,但他带领着孩子们一直在训练。

天寒地冻,手脚冰冷。但光脚上竿的规矩不能变。童子功一旦习得,便终身受用。杆会的梯队建设,遵循老中青同时具备的原则,十几岁的少年是主要后备力量。少年强,杆会才能避免断档的危机。

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大六分登杆会恢复以来,杨文祥是第四任会头。虽然杆会已传承了近三百年历史,但在古老的岁月中,人们有关传承的记忆没有留下文字记载。

杆会的日常运作依赖于全体村民自发的扶持。在漫长的岁月里,大户人家轮流出资,贫穷人家出人出力,形成了杆会的集体性和团结性。不仅每一个杆会的表演者不要任何报酬,杆会的管事人员,包括会头、副会头、会计等也分文不取。这种传统绵延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电视新闻部 刘彬

静水安澜

解说词

连载

非遗系列节目

至今。村民的捐款主要用于添置服装道具,以及孩子们日常训练时的饮料和零食。

大六分村现在有三百八十多户人家,最初由六个家族组成,村里的土地也分为六份。这也是大六分村名的由来。杆会的传统让这个古老的村庄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凝聚力。村民们请人制作了青铜雕塑立在村口,成为大六分村独有的地标。

明天,将是这个古老村庄共同欢乐的日子。